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先謙案累係也字羣書治要誤作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也盧文弨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齊湣宋獻是也湣閔同齊湣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恪私爲諡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

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弨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讀爲落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文弨曰正文擽元刻從木注作櫟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櫟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落石訓擽明矣郝懿行曰擽本作櫟此蓋借爲磔字磔者小石也楊注櫟讀爲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确之貌故云落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磔磔耳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盧文弨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口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竝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且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脩勸學下字敓加之猶其也戰郲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劉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綦亦當為基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

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爲相掩襲未確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蔀之借字易豐其蔀虞注蔀蔽也易略例大闇謂之蔀先蔀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顯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

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偁漸餄防辭擬闢襈稱識辭敎械跃蘇隸或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衞不遂滅之爲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爲基基也○郝懿行曰綦當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襍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

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唉唉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唉唉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糟林穢隨見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它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敗燕盧文弨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也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

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甯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爲措○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薉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盧王本亦無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薉則塞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導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薉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危塞則亡所以爲之善擇○盧文弨曰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茀土然後爲安一曰脩封彊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溝封畿封鄭注皆訓爲界言非徒畫分彊界君其國而子其民遂可以立國也何法

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楊子曰秉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荅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荅辭下文兩設問荅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險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幝字之形譌毛詩檀車幝幝傳云幝幝敝貌與此義合敝

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幝幝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先因至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

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文弨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饜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饜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

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

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

（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

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盧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卽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襍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卽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弨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檪僇雞踏辭亂譏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人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

說禮所以正國而卽引詩文中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能備如霜雪之無不則偏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讒口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

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

爲爲誘也○盧文弨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

亂則國危治則國安

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弨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姡字之誤也爾雅釋言䩉姡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姡然也是姡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姡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姡無耳目猶言姡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姡因誤姡爲恬

楊注郘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辯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竝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弨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怠無者字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竝音洛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

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臘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 故憂患不可勝校也 校計 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 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知其道宜其職也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日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漢書之類王念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日非日之譌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illegible]辨與別古字通[illegible]則列為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 之煩碎事

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貫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〇盧文弨曰處王合校本作大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秏顇莫甚焉秏謂精神竭秏顇顦顇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埶業權埶事業也〇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埶者位也猶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讞縣猖猾縣斷勢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〇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彊國篇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

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篇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己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人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

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埶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

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埶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盧文弨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蠭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爲鼉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逄音蒲江反郝懿行曰蠭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蠭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蠭字之省古讀蠭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逢廣韻逢紐有蚌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

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考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辯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爲難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盧文弨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秦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左公羊俱作謝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謝今經傳皆改謝爲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謝字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

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者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誃離也說文曰誃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邵氏晉涵云哆然離散之貌侈誃哆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盧文弨曰景俗作影嚮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爲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睾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

或曰罣讀如以薅荼蓼之薅牢與漢書匡姬轅釜之轅義同皆料理斡運之意也○盧文弨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皐亦轉爲罣郝懿行曰案干祿字書罣俗皋字蓋皋俗作皐譌轉爲罣又復加頭作睪以別於罣此正如漢成皋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下羊展轉增譌即此類也皋籀爲覆冒之意故皋牢亦爲牢籠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皋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即作皋字是已然攷睪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睪子佐焉顏氏家訓皐分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傳近鄙別字者也皋與睪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睪牢楊注引新序黔本作睪牢又列子望其壙睪如此書人略篇作皋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闊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王念

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猷譏讒饞諂論之言䫋諂䫋論譎鞧讒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壹天下名配○王念孫曰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

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元刻無焉字

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岐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譌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

（子上書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行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顯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衛涂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衡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嶨玉篇引聲類曰嶨誤也廣雅釋詁同嶨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蹞步而其嶨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嶨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衛涂過舉蹞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為句諸說皆未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上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

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繹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合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荀又自釋之矣楊以爲合行誤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卽序於有天下之埶謂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字作[illegible][illegible]非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說見致士篇然

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文弨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術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先謙案以上文證之當爲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力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說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浹○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卽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浹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盧文弨曰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王念孫曰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部制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卽指仲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誤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彊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極坐此失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

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
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
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謝本依盧校也
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
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
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
有何勞而爲而爲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
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
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簨簴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
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
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

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觀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

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孅隨纏樎佩尉勵剷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〇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用國者。盧文弨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謙案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爲尚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潢然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生民謂生活民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illegible]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彖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眾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

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楊云不字剩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淆譌故地理志慎陽乃滇陽也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渝之形譌亦未可定渝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爲偸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偸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也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是故百姓賤之如㑌惡之如鬼㑌字書無㑌字蓋當爲尪尪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尪豕。郝懿行曰按㑌當作尪與鬼相類注引新序黔本作賤之如尪豕豕字衍耳楊云㑌當爲尪似不如依新序作尪爲長尪形近㑌㑌尪形略亦相近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擿也藉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

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子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幫我也○王念孫曰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邸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咲咲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咲咲幷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行曰案咲者嚥咲也咲咲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咲咲猶欲欲也說文欿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咲聲近而字通故曰咲咲然常欲人之有楊云咲咲幷吞之貌則誤讀爲咲食之咲矣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咲咲然今本

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荀書正政通用也欸然唉唉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唉唉爲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如王說讀唉爲欲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䁯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爲二義失之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

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敄敄與務古字通[illegible]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

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傜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弨曰案所引晏子見襍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傜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ゝ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纔謂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

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貨賊作賓辯見王制篇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弟七

荀子卷弟八。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弟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畧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先謙案

執位也說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剡竹爲書令人探取蓍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彄今有拈鬮疑皆非是愼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卽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太元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賾也皆訓情此當作情賾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槩卽杚也所

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部字盧文弨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部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部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部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嘖者齊也[illegible]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部則部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部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部字又訓嘖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部字 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部字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

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弨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譌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爲侍又譌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

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茍○盧文弨曰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徧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戁不竦之戁鞏讀方言蛩烘戰栗也之蛩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文弨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普也徧也[illegible]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

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弨曰修飭元刻作修勑案飾與飭勑古皆通用勑音賚然漢已來亦卽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illegible]篇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盧文弨曰待俗間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凝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

當爲別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閒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盧文弨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作民者水也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盂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盂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君者槃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作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

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

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纖覵無危削滅亡卽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

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

盧文弨曰元刻作是闇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闇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闇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闇不亦難乎是六字[illegible]元刻亦僅存闇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闇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枉蓋狂之誤[illegible]云俞樾曰狂卽𡉉之段字說文土部𡉉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狂本從𡉉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倞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𡉉之段字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

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詁毗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捋采其劉傳劉爆爍而希也箋及已捋采之時則葉爆爍而疏樂爍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槧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

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竝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美國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于是後人因改爲于是耳其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

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子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獨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所二字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善顯設人者

也○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為用矣臨難闢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次〇先謙案論當爲譎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〇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〇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〇盧文弨曰衍俗閒本作衍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

財衍以明辨異。盧文弨曰：財衍，元刻作則衍。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illegible]。[illegible]谷永傳：閔免遯樂。並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卽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慢字或作㦟與探字略相似故慢誤爲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

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盧文弨曰四胑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兪樾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姦下同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之痤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之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蘊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痤也。先謙案玉篇痤癰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彊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慆、盧文弨曰流慆疑即流滔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詘、先謙案廣雅釋詁詘屈也呂覽壅塞篇注詘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illegible][illegible]踐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則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意林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𠌶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氏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

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〇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〇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〇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爲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〇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〇郝懿行曰按倜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倜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兪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

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齫當作齳與齳同韓詩外傳作齳郝懿行曰按齫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齳說文齳無齒也盖篆文齳與齫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弨曰兩是字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illegible]注一明[illegible]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呂覽圜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

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齺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齺齺差參差不齊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齺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弨曰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弨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

（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屨欃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屨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弨曰填郎鎭字元刻作鎭）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

聳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illegible]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人私本作ム說文ム字解引作自營為ム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偪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愿愨拘錄○盧文弨曰榮辱篇作軥錄荏謂軥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愨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計數纖嗇而無敢遺

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安値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値與直同併與屏同彊國篇併己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日

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弟八

荀子卷第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

臣王先謙集解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竝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illegible]

猶隱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illegible]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弨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變民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盧文弨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加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譽卒蒼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

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楊倞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孫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依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

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愼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愼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愁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王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過事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盧文弨曰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爲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君所撟與矯同屈也○盧文弨曰撟宋本作橋卷內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弨曰注或讀爲咈舊本咈作佛訛案說文咈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盧文弨

日主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盧文弨曰於趙於
魏下俗本竝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諫爭輔拂之人信則
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
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
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邊
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
盛成也說具榮辱篇楊注非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拂音佛○盧文弨曰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撟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illegible]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蓋古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曰違讀爲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鄭[illegible]緇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illegible]諱[illegible]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

身○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爲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弨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撟剛折剛直而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謂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illegible]通於君之心中也

○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虾敵知期[illegible]言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若駁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

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餧量與之不使狂惡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郝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餧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過其邪施之權閉庶令回心易觸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愆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

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卽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為伊訓異文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盧文弨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稱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搆凶釁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

故以滅若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若當爲善字之誤也辯解諸術蹶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之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荀書治要正作覆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

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敬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言狎輕侮也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人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

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併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愨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爲質端愨以爲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愨自處而待物者也、先謙案注以各本作已據宋台州本改正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臑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

可以為法則也。蠕人允反。○先謙案：蝡，集韻或作蠕。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今正文及注作臑，是蠕之誤字。說文：「臑，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蠕，不作臑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王念孫曰：樂利當為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鬬怒，承上謹慎鬬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鬬怒，承上謹慎鬬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上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先謙案：二說並通。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擁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

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逆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求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若本過也而曲通其情以爲順善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偸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謙案狂是㞷之借字說見君道篇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

旌旗之旄繆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壅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爲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衡

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楊說分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臧

羊文紀故楚相蘇竟後紀作蘇陰凡之部之字或與諸部相內上去聲亦然案行記天地訴合郵左注訴讀爲態或與諸義國陽道不亂者大塞章傳作錢勝勒傳肯公子歟時義公羊作莫時苟子性察爲舜錦昇勝興興皆其例也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大戴記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

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叚借之義未盡得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爲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譌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譌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願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

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illegible]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山林茂正相反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士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爲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士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illegible]皐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illegible]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

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其精也矜夸妄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爲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文弨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群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

删而不省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郝懿行曰燿俗燿字燿者照也燿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蟹者火必闇而後蟹赴焉蟹以陰闇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燿蟬闇主蒐賢如照蟹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孔曰[illegible]君人臣對上不下[illegible][illegible]禮隆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

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倘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云節奏欲陵也[illegible]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

上陵喩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寬裕言欲其寬饒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謂禮儀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illegible]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音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也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先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能講論論盧困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弨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兪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兪說是今從宋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盧文弨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